

史稿  
戊辰脩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宋度宗咸淳四年賈似道枋國姦竄竝進正人君子輒引去以爲高勉留再三弗近益遠往往相尙時東發先生爲史館檢閱慨然於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奮發自勵而作修史傳六曰杜範曰真德秀曰洪咨夔曰袁甫曰徐元杰曰李心傳所謂戊辰史稿是也世無刻本全謝山見之嘗作跋著於鮎埼亭文集余旣得盧氏抱經樓舊藏四明文獻考而是稿在焉讀之懷慄然有生氣蓋當天運人事之窮外患內憂必有蘊成而養護之如癰

戊辰修史傳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疽然待時而決之耳有此六君子者果能盡用其才則宋何至遽亡哉乃讀先生所爲傳杜清獻言去私而鄭清之以爲承風旨真文忠奏疏懇懇無慮數十萬言繫屬人望聲滿夷夏徒以清之誤國意在調停不免爲盛德之累洪舜俞袁廣微吾鄉人也舜俞鯁亮忠愨有助親政嘉定不合端平驟用之亦終不以端平爲然廣微切於愛民謂史彌遠老當還政謂史嵩之不可相天下立朝正直無阿附心徐仁伯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關筆揮淚當嵩之謀起復舉朝翕然嚮往獨能陳其不可

李微之該總通達成一家言良史才也以言去奉祠嘗  
上六君子者其才如此而其所施爲僅僅如彼則宋之  
存亡可知已嗚呼觀於宋季之已事而凡類於宋之季  
者不大可懼哉余既刊東發先生理度二朝政要更取  
史稿刊之君子小人之消長國家存亡之關係著之於  
此以爲鑒焉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後學張壽鏞序

戊辰修史傳目錄

丞相杜範

參知政事眞德秀

端明殿學士洪咨夔

兵部尙書袁甫

刑部侍郎徐元杰

寶章閣待制李心傳

戊辰修史傳 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戊辰修史傳

宋慈谿黃震東發撰

丞相杜範

範字成己台州黃巖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調金壇尉  
嚴弓手出入每入鄉卽以己俸給從行者食一不爲里  
正擾再調婺州法曹行義烏經界籌畫曲當村翁野媪  
有欲言者必召至前使人人得自盡昔時侵攘隱漏之  
弊盡革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除大理司  
直端平元年除軍器監丞每月點戎器必計工役多寡

戊辰修史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良窳而下上其食以示勸懲明年陛對首言三十四年  
權臣擅國百蠹交潰陛下親攬大政召用正人天下延  
頸更新之治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  
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揅弊必有本積三  
四十年之蠹習至於浸積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揅  
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奮大有爲之志而適當  
天運人事之窮固宜澄其弊源使私意淨盡願以天位  
之重而或疑其爲私德之報以天倫之親而或疑其有  
私憾之藏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

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聞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廷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朝端未清舊習猶在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是以賢能不見於實用而流俗易至於移人私意橫流充塞宇宙各身其身各家其家而陛下將孤立於天

戊辰修史傳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之上豈不危哉貼黃言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下一戒其言則將有厭棄儒學之意而姦黷嗜利之徒偷爲一切以攫取陛下之爵祿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毋徒誦說以事美觀而墮或者清談之詭越兩月除祕書郎又兩月除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公道方開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

去奸邪改聽易視於旬月之間然廟堂之上牽制尙多  
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  
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尙新而已頒除  
目汰去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  
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欲望明詔大臣  
力除回護調停之弊臣當誓竭愚忠以報君父上深然  
之卽奏何炳守九江年毫不足備風寒廟堂匿不行再  
奏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沮臺  
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布此豈勵精親

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奏丐去  
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等語且謂範承順風旨粉飾擠  
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  
但當同心以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  
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訐  
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  
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  
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  
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而奪之



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又疏言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歐陽修論之文彥博負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況功烈聲望未能萬一於夷簡彥博而論其未報之章又非大有觸忤乃含怒不已累疑譏諷若與臺諫較勝負者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照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不量非才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之虜邊境繹騷中外大困範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上風采大振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

戊辰修史傳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除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向之專於一門者今分裂四出向之形於緘題者今潛達密致旁蹊曲徑競致奔趨小黠大癡共爲奸利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撥支軍旅之費太糜國帑而盡付承受之手分致權門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

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寄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  
驕悍而難制鹽軍羣聚而剽劫蕩無治紀浸成亂階欲  
望陛下剛明以體天德奮勵以振主權毋以小恩廢大  
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閭  
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奸然後明詔大臣至公  
血誠嚴室私徑同以社稷存亡爲慮貼黃又以宮中宴  
樂太過爲戒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  
上皆不允除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以韃虜寇江陵俾  
近臣條邊事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

戊辰修史傳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  
以援江陵且用邊頭義甲土豪與官兵相爲表裏因言  
虜見遣王檄持國書議和宜令邊帥諭以必俟斂兵始  
可奏聞不從則發檄等過江南僻遠州郡置其徒於獄  
以究情僞亦伐其謀之一端十二月除殿中侍御史辭  
不獲命乃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上宰至煩  
陛下委曲調護今又復以向者負芒之地陞其職而畀  
之豈以臣樸無他腸行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  
以臣異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若以狂直

之言爲可取敢不勉竭以報隆恩如以臣易於調護則向也執守不固已爲親擢之羞今更不務飭厲而脂韋苟祿則臣之罪大矣且自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卽勉而從之否則疏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也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天下翹望風采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

戊辰修吏傳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此極陛下以其言爲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塗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爲盛德而不知沮抑直言之爲弊政也抑其言而獎其身則是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名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淮震恐遂極論清之橫挑強敵幾危宗社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具有實狀與蜀帥趙彥呐及其子玠夫昏耄貪鄙妄易

主將以至喪師害國皆乞重行鑄斥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庇奸人以犯眾怒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於陛下之社稷上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忍行範亦不入臺官宅上促之入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俄抗疏自辯言臺臣論臣未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故爲陳韓地欲扼史嵩之而奪其權耶不知今日國勢但當和而不當戰又謂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

戊辰修史傳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扁舟五湖耳範遂再極言其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其爲鄙夫患失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猶眷眷未肯去詰旦會朝入待漏院範語閣門吏李參政已被劾今日不可使立班閣門手扞去之始出關上遣中使召回範遇諸塗舊比臺諫行車避執政執政破論則不避至是範前趨呵殿中侍御史鳴復謂其陵已泣訴于上範復合臺奏鳴復身爲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得其自辯之章見其交關邊臣以啟嫌隙妄言和戰以肆

脅持且以蜀旣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見者無不駭笑其無識固位一至於此用是不免游于天聽如臣等言是乞卽賜施行如臣等言非則是臣不識事體上忤聖意下觸大臣乞早賜罷斥除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嘗奏臺諫但爲仕塗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而躬蹈之臣之罪愈大正月二日卽渡浙江歸上聞之愕然諭宰執貽書勸範回辭愈力二月除江東提刑改浙西鳴復亦出守越範辭召赴行在又辭嘉熙二年八月差知寧國府明年三月至郡適大旱市中絕粒幾旬日範卽以便宜發常平米粟四千斛以禮延寓公富人勸分人賴以免於飢邑令期會但以紫袋往復如一家請於監司亦如之於是縣之應郡郡之應諸司無督趣之煩而免淹滯始至倉庫多匱及去米餘十萬斛錢亦贏數萬計悉以代輸下戶苗淮民流南多擄掠有水寨首領張世顯尤勇悍擁眾三千餘人泊城外範檄其頭目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

顯乃先陰爲窺城計範不得已以計擒斬之安輯其眾  
給之使歸四年五月造朝首疏言今旱暵存臻人無粒  
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踊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  
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  
兵之萌是內憂旣迫矣新興犬戎乘勝而善鬪中原羣  
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  
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爲蔽欺勝則張皇而言功  
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  
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旣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

戊辰修史傳

九四明歲書

約園刊本

恃者民近者星文示變妖彗吐芒犯王良絡紫微方冬  
而雷旣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  
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  
棄夫婦不相保怨氣溢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  
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  
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  
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陽爲妾婦之  
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  
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以致紀綱陵夷風

俗頽靡軍政不脩邊備廢闕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改元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而旁蹊邪徑捷出爭馳敗壞污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警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頽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

戊辰修史傳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內廷燕襲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皆出於中書而御筆特除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而不自覺併指陳宰執臺諫與凡內而百執事外而邊守帥臣偷惰苟安徇私忘公之弊忠憤感發聞者竦歎於是範去國四載矣上撫勞備至卽日除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六月以久旱復言陛下嗣膺大寶垂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於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

乎得之傳聞謂內廷好賜外邸營繕如故也左右盡惑私親請託如故也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覲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哉欲望陛下卓然奮發勵精有爲濯去舊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斂以寬民力精白一意勉爲後圖貼黃言儲貳未立國本尙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二劄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旣陷賊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後有此比容臣執奏上皆

戊辰修史傳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之七月旱勢亢烈範乞禱雨須聖駕一出上卽親行禱事烈日炎赫上命撤蓋流汗沾衣須臾大雨隨至上喜甚範慮以久旱得雨爲喜復進戒數百言時歲比不登米價大踴範不勝憂再入疏言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上下凜凜殆如窮人昔所無也物價騰踴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干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於前昔所無也民生窮瘁昔固有之而富戶淪落十室九空竈罕炊煙人多菜色昔所無也楮券折閱昔固有之而告緡譏關錢出楮長物價反貴人以爲病



昔所無也甚而闔門餒死相率投江愁歎相聞怨氣滿  
腹里甚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諄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  
象而見於京城眾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  
繼以飛蝗大至苗禾槁死未盡者一旦俱空太湖揚塵  
河港斷絕嘯聚剽劫所在相挺會稽帝鄉道殣相枕此  
何等氣象而見於京畿密邇之地淮民流離襁負相屬  
欲歸無棲狼狽道路其泊于沙上者亦奄奄待盡使邊  
塵不起尙可相依苟活萬一虜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  
或相攜從虜爲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鑒也豈不重爲

戊辰修史傳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朝廷憂哉中夜以思夔然而起爲之痛哭流涕竊意陛  
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  
右嬖孽未聞有所放遺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  
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  
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  
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  
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  
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  
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餽浙右旱歉

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  
所遣使若何而可定虜情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  
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二三大臣推血誠黜私  
見協慮併智擇其可行者行之十一月除吏部侍郎兼  
中書舍人淳祐元年四月言陛下卽位以來二十年間  
變故大者如山東逆酋輒肆反噬遠近方震動而彼已  
陷淖隕軀矣此幸之一也京畿汰卒曠突瀕洞且莫方  
莫保而彼已服刑順令矣此幸之二也輕啟兵端大稔  
寇孽巴蜀荆襄彌望茅葦國勢幾岌岌矣而哨騎亟退

戊辰修史傳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稍寬憂顧此幸之三也清野有令流民剽掠焚蕩城邑  
其勢益張人心亦凜凜矣而烏合之眾未幾解散此幸  
之四也以至江湖失道摧陷衝擊已迫城闕幾不可以  
爲國而怒濤復殺寢安故流此幸之五也積此五幸將  
玩之爲不足畏此其勢之必然者也變至今日亦極矣  
去歲京輔旱饑田野小民鬻糠粃以延旦莫之命殪於  
道填於壑所至積穢無異斃獸相食之風盛行甚則生  
致而烹之雖其子亦忍焉京城委巷夜無行人不幸遇  
之輒遭其毒哀哉陛下爲民父母其得不爲之動心乎

旬月以來麥秋有成民稍得食米價漸減死者漸稀寇盜亦少人情至此孰不喜幸不特天下幸之而朝廷亦自幸之矣臣所深慮者懼其幸而至於玩也以根本之撥而爲太平之粉飾以財用之乏而襲豐亨之調度事力日微而興不急之土木蠹弊日甚而濫當尼之恩使今歲有一稔之望猶懼疲氓難以遽甦壞證難以遽復萬一歲事復不可保揭竿一呼羣黨趨和當是之時尙可幸而玩之耶又況韃虜多詐出沒不常斥埃不明傳聞多端海宇將有鼎沸之憂人心已有瓦解之勢而玩

戊辰修史傳

十四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視苟安類若平時何哉遂復極言宮中宴賜之不節內殿修造之不時以爲皆玩幸而縱欲者凡數事俄兼權兵部尙書十一月除權禮部尙書兼中書舍人二年六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至日大雷電公因奏言動不以天其何以弭變願陛下罷宮庭之宴賞懲左右之奸欺杜禁掖之批降禁斜封之除授使天下欣欣有望治之想先是當國者專權執政祇押敕尾範旣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劉漢弼入臺劾右正言葉贊贊聞之

亦上章劾漢弼二人皆罷而某獨寵以閣職翌日奏事  
因言贊已先被劾則爲罪人乃借臺諫之官以爲報復  
之舉其罪尤重退而謂嵩之曰濮斗南劉晉之小人之  
無忌憚者丞相何不去之乃尙留要地耶嵩之滋不悅  
俄除劉晉之爲諫議大夫四年正月除範同知樞密院  
事亦除李鳴復參知政事使範不屑與其政而去範卽  
出關上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會太學諸  
生上書留範而斥鳴復且併及嵩之嵩之乃亟遣其客  
劉棫密約劉晉之等併論範鳴復範始得遂其行會嵩  
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拜範右丞相善類相慶都人歡呼  
載道範以遜游但不許力疾入覲上親書開誠心布公  
道集眾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一曰正治本謂政事  
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二曰肅宮闈謂當  
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三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  
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四曰惜名器謂如  
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五曰節財  
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攷封樁國  
用出入之數而補罅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

斟酌其利害貼黃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  
多求內降恩澤屢引前朝杜衍例封還乞撥堂除闕歸  
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  
官時人情久狃於私多以爲不便太學生方大猷等亦  
上書言之上封以示範範奏三四年權臣柄國以公  
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  
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是必有縱  
與爲之者陛下如以臣言爲是上下堅守則便者必多  
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

戊辰修史傳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眾始服上求治甚急用仁祖故事命宰執各條當今利  
病與政事可行者範條上十二事一曰公用捨願進退  
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巇者無所投其間元  
祐之變爲紹聖非所慮矣二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  
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  
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爲  
帥閩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矣三曰  
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行義  
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者並罰舉主

仍詔宰執侍從臺諫不許爲人覓舉四曰懲贓貪自今有以贓罪按上卽行下勘證果以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貪贓實迹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五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六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它繁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七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務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八曰重閫寄九曰選軍實十曰招土豪十一曰謂宜做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清野多矣十二謂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凡此皆素所欲施行者孟珙擁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云古人謂將相和調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殉國若以術相籠駕非某所

屑爲也幸勿以此見施琪大感服謝曰某四世受國厚  
恩自當效忠今蒙推誠如許與前人以術相馭萬萬不  
侔願效死不辭未幾虜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  
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計範命維揚鄂  
渚二帥各調兵東西策應嚴爲隄防虜卒敗走計功行  
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範孜孜憂國知無不爲雖在疾  
疚猶不廢機務疾革四月二十一日薨爲相纔八十日  
年六十有四上震悼御札賜諡清獻初國朝自紹興奸  
兇摧折士大夫正氣至嘉定權臣復柄國三十年士習  
遂銷軟爲貪佞無敢一吐氣鄭清之尤其所親信者闔  
其死給其子約以保戶門而薦諸上以承其位旣而一  
反之以爲名又欲生事爲功以壓勝之三十年架漏扶  
持之天下遂至一輕擲而敗國家多事方自此始而乘  
時得志之士反或誇爲小元祐於斯時也追罵已寒之  
肉者何難矣獨範超然其間痛憤時事屢與時相力爭  
如縱口而談古人豈不難哉相繼而協助之者惟唐璘  
又相繼而興無所附麗而敢言者惟王萬鳴呼亦難乎  
其人哉然範死而清之再相矣所誤又不止國事矣其

誰與爭之嗚呼亦可惜哉範有令質至行讀書窮理必  
深玩味以聖賢格言大訓實見諸躬行事親以孝居喪  
哀毀骨立事其兄如事父訓誨孤幼盡恩處族黨謙和  
少賤率與鈞禮雖御僮奴皆有恩意未嘗見其疾言遽  
色有田二頃粗給餽粥雖貴爲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  
僅庇風雨見者莫知爲公相之居自其未貴人已比之  
司馬公其後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事則賁育  
不能奪天下候其出處爲休戚得政未及大設施而遽  
薨背識與不識莫不痛傷輻車所過聚祭巷哭果與司

戊辰修史傳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公事皆相類嘗夢自爲門銘曰守之以一報之以五  
且自釋曰守者守也報者應也旣覺書于座右而言曰  
一者不易之理所守在我不可或變也五者適中之數  
隨事而應必當中理也此其平生素學形於夢寐至爲  
宰相亦不出此其遺文有古律詩歌詞三卷雜文六卷  
奏藁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易禮  
春秋禹貢關洛諸儒微言皆有論述漫塘劉宰嘗爲名  
其居曰立齋故世尊之曰立齋先生二子濟淵皆能世  
其家法範旣薨清之再相時以私憾損其恩數太平潛



淵食貧七年閉戶讀書澹然不問溶嘗以薦孫大理正知汀州纔三月卒省諸邑月解錢數十萬計盡捐舊比之私得者代輸戶部欠以寬民力

史臣震擬贊曰南渡距端平餘百年間未有正人得政柄者也然則尙何望哉李忠定趙忠簡皆正人也遭時之厄力不能勝一秦檜壽皇思治宰相皆無足當其意者不三數月輒易然則尙何望哉於是內則賂賂成風眾弊膠轄外則邊將收拾中朝所屬鑽刺之人使備數帷幄而國家所仰惟在天祐端平大壞之餘方得正人如杜公我理宗方傾心仰成眾弊方條陳更革邊將亦方洗心聽命乃纔八十日而終嗚呼其所關繫何如哉

### 參知政事真德秀

德秀字希元建寧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年十五而孤同郡楊圭一見奇之使歸其諸子學尋妻以女弱冠再貢于鄉擢慶元五年進士第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闈帥幕時相陳自強家盛暑訴人德秀書其牘曰丞相方憂邊思職顧屑屑及此乎召爲太學正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史彌遠相德秀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

今茲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  
遺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好臣  
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  
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媢我乎抑善謀國者  
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  
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  
日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冑自  
知爲清議所不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  
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  
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  
名節明示好尙嘉定三年夏大水因論對言更化以來  
導諛之風未除旱暵酷矣則謂其幸不傷農螟蝗熾矣  
則謂其幸不食稼元元愁苦有閭巷知之而士大夫不  
知者士大夫知之而廟堂不知者況陛下深居九重安  
得盡知之下情不通民隱莫訴此積陰之沴又言公議  
卽天也自昔無道之世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  
公議不存於人心王安石秦檜侂冑旣拂天以取敗則  
爲國者當畏公議如畏天願陛下立政用人一以天下

公議爲主秋八月大雷損太廟鴟吻奏言損膳避朝僅舉故事況遇災旬有四日而行行甫兩日而遽已以此動人猶不可況天乎六年奏曩權奸擅政十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及其起干戈之釁非獨舉朝莫敢言雖布衣之士求一如祖泰者亦不可得是開禧之失又深於嘉泰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曾未兼旬而補遺之官以言罷職旣而傅

戊辰修史傳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默如此豈不殆哉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眾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尙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未幾復言金虜有必亡之勢乞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

命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閩虜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天塹無際波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脩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饟皆爲精兵又言韃若果有中原則疆場相鄰非我之利尤當經理兩淮今淮東要害在清河口敵之糧道所出而

戊辰修史傳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淮陰無城無兵徒以山陽可恃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口亦敵之糧道所出而濠梁安豐城庫池狹兵備單虛徒以廬和可恃然有安豐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徑可由而吾以廬和當前濠梁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其能長驅深入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及其他所陳皆邊防要事時廟堂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

已屢遷至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慨然曰吾當急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力請郡得轉漕江東適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嘉定辛未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劾新徽州守林琰謂其無廉聲不容上而以李道傳攝守徽先是都司胡槻薛極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

戊辰修史傳

二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敗至是民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魏峴劾林庠而李道傳尋亦召還八年知泉州番船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納秋苗令民手自概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閩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契不敢爭海賊劫鎮縣將迫城官軍敗勦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擒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易帥江西適承寬弛者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

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斬黃失守陞武昌縣爲軍其後盜起南安延蔓三道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服除知潭州安撫湖南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其僚以周胡朱張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酷除斛面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旣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他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舉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卒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棖請以飛

戊辰修史傳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虎軍成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擒亂者誅之理宗卽位召除中書舍人尋爲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故先朝名臣以爲家法最善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霄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攷願討論雍熙追封

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亦是一時倉猝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疏言雪川之獄未聞參聽於槐棘之下淮蜀二閩乃皆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眾共之且言乾淳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

戊辰修史傳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因歎無一廉吏德秀以知袁州四明趙鉸夫對上卽擢鉸夫爲監司德秀入謝因又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亦有廉聲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前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眾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

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阜陵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近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惟侂冑反慶元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於朝儀何傷議遂格德

戊辰修史傳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秀屢進頌言上皆虛心開納而時相益嚴憚之其黨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舍王暨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邸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遂劾之與祠職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己甚乃止紹定五年起再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卹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



至申未已或勸齋養精神德秀謂郡凋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于泉宗子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祠牒已不復給而宗子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于朝詔給祠牒百道上親政移帥福州嚴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贖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建福興泉四郡苦貴糴便宜發常平賑之海寇縱橫次第擒殄之未幾聞襄閩與韃合兵滅蔡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

戊辰修史傳

天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自有載籍以來凡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而況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寘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除戶部尙書時諸賢已盡收召丞相鄭清之因書促其來以副中外之望德秀自開禧丙寅登朝至嘉定甲戌請外居中九年奏疏懇懇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振朝廷四方人士傳誦其文想望風采及出而麾節徧歷江東西湖南福建仁民愛物之政所至深洽休譽流暢京師又與疇昔

之議論符由是中外交頌日相望其登宰輔致太平都城百姓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孟珙與韃大酋偃蓋會兵攻蔡偃蓋當矢石間亦屢拱而起曰南朝好真侍郎蓋近世之繫屬人望聲滿夷夏者莫加焉時相憚且忌之愈抑不用聲愈彰及是歸朝方將大用之適鄭清之非才挑釁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理亂之幾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是時方力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此權臣玩愒之罪非

戊辰修史傳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吁果和扁也安有爲庸醫受責者哉其議論與範嚴恕不同乃如此明年知貢舉已病除參知政事薨年五十八天下惜之然自慶元權臣立僞學之名以網善類凡周程朱張諸儒皆顯禁以絕其書斯文幾至墜地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而續之行於身誦於朝發施於政事僞學之禁開而正道遂彰明於天下多其力也端平初入朝首進大學衍義壽鑑按此下似有關文史臣震擬贊曰德秀當嘉定寶紹間入則盡言於朝出

則施澤於民天下浩然歸重所望致太平者而獨不知  
端平貪妄之爲非何哉然德秀講正學有實行至今學  
者師尊之所以傳世者在矣

端明殿學士洪咨夔

咨夔字舜俞其先自鄞徙杭家天目山咨夔擢嘉泰壬  
戌進士第尋試中教官又應博學宏詞科崔與之帥淮  
東郡置幕府邊事纖悉爲盡力丘壽雋代與之爲帥嘉  
定己卯虜犯六合揚州閉門設守咨夔亟詣帥言曰虜  
忌楚必未至揚揚乃先自示弱不特淮左之人心動而

戊辰修史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虜且驕必來矣第當遠斥堠精間探簡士馬張外郡聲  
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虜果來犯咨夔當身任  
之帥愧謝已而虜果遁山陽兼帥事清州張林請獻銅  
錢二十萬緡咨夔謂宜因所獻就犒其軍如唐魏博故  
事使無輕量中國心帥乃令輸其半林亦不復來明年  
與之帥成都請於上除咨夔藉田令通判成都府與之  
除四川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  
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  
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倅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

之尋知龍州貢麩金率科鑛戶咨喪曰將奉上乃厲  
民乎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戍邊復苦糧運爲請于  
制漕司免其轉輸毀鄧艾祠更祠武侯告其民曰毋事  
仇讐而忘父母歲甲申還朝除祕書郎理宗卽位遷金  
部郎官會詔求直言因抗疏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當  
國者志之遷考功郎官輪對復言李全必爲國患於是  
臺諫李知孝梁成大交論鑄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丞  
相史彌遠薨上親政五日卽召除禮部郎官入見乞養  
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上問今日急務對以進  
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此事全在陛下  
一念堅凝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而歸一聞  
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來可爲朝廷重真德秀  
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翌日御筆與王遂  
並除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擢臺諫  
久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攷往古  
堙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  
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  
則腹心無寄必轉而它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

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  
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  
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尙先行坐  
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  
舉矣然中書積習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  
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  
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  
仰稱厲精更始之意上嘉納之又首乞罷樞密使薛極  
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

戊辰修史傳

三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劾去朝綱大振明年改元端平咨夔預乞於新元端朔  
親洒宸翰示天下以堯旌舜木之意使人人得盡言無  
隱又乞令內外職任之穹者各舉所知上札諭中外如  
其言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咨夔奏聖學之  
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闔門  
三警肅侍御四審正邪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根  
本無生事邀功又言常平義倉鹽課及苗稅多取之弊  
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東  
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候回別議

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將侈大其事公奏搬  
寒灰而認殘骼雖離婁無所用其明望稽春秋缺疑之  
義且以守緒骨函藏大理寺又奏僞參政張天綱等窮  
猿奔麋舉是大獻臣實眇之但當以虜亡告九廟歸諸  
祖宗德澤況與強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  
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  
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然不果悉從女真  
既亡與韃爲鄰和戰之說並起謂和固失於信韃戰尤  
失於輕韃乞明詔三邊一意備守講求營屯爲久駐之

戊辰修史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基是夕除殿中侍御史會王定入臺察對咨夔力詆將  
重珍咨夔乃按定疾視善良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而  
擢咨夔中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端平二年與真德  
秀同知貢舉竣事兼直學士院時咨夔口瘍已深復上  
疏曰人君當以天自處而猶有未純於天者易心吝心  
也易者何氣盛而輕於發吝者何氣歉而嗇於行疏凡  
千餘言病稍劇自度必死無以報上遂奏自恢復之議  
不審百敗紛出元祐已絕望而趨下之勢次第且紹興  
崇觀所當引咎悔過亟圖挽回毋使後世謂東南事變

胚胎於前日用儉巧之人沈痼於今日用正大之士因  
力乞祠上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咨夔奏去年臣  
備數臺諫今年臣備數給舍皆不能過六月之師何補  
於朝近年朝士有以老病求去輒苛留之人亦幸留不  
去寡廉鮮恥風俗敗壞臣病久當去去猶足裨風俗上  
勉留之越五日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奏比年徇私成  
習化實未更所恃以一公鑠萬私者獨陛下耳而好樂  
營繕親厚近屬保護舊臣若未能無所繫累上在位踰  
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鞠

戊辰修史傳

三番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養以迓天慶併爲濟邸立後廟堂問稅畝以重楮何如  
咨夔答以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韃犯襄荊江淮皆嘗  
上命樞臣視師公奏朝廷之待督府者有三曰重權事  
曰疾報應曰一議論督府之奉朝廷者亦三曰明分義  
曰合謀慮曰講實政三年正月除給事中史嵩之自任  
和韃召赴闕下除刑部尙書咨夔乞姑令出守勉效驅  
馳嵩之遂兼兩使以出殿院徐清叟以事引去咨夔復  
力疾抗疏挽留拜翰林學士知制誥祈聞愈切除端明  
殿學士六月己丑薨于在所寓舍年六十一上聞之痛

悼遺表上御筆洪咨夔鯁亮忠懇有助親政與執政恩  
謚咨夔剛正明達議論多關世道升降在嘉定不用仕  
外多政績用於端平能斥端平之不足言更化且凜有  
後憂少以文稱晚益老口其遺文有兩漢詔令三十卷  
摯鈔一百卷春秋說三十卷外內制奏議詩文若干卷  
多行於世

史臣震擬贊曰咨夔脩才勁氣嘉定不合端平驟用之  
亦終不以端平爲然亦卓然有識之士哉

兵部尙書袁甫

袁甫修史

聖朝明鏡書

約園刊本

甫字廣微慶元府鄞縣人嘉定七年擢進士第一簽書  
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祕書省正字陞對論君天  
下不可一日無懼心而今之可懼其大端有五端良者  
斥諂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旣興餽餉  
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牆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高拱  
羣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  
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方深  
而熙熙焉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安實  
爲鳩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儉人苟



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自貴  
近者化之可懼也其它禍機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答  
天譴召和氣哉次論士大夫官兵無一足仗乞嚴帥守  
之選併大軍之權與屯田之利十一年除校書郎輪對  
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  
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  
不可擇欺誣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  
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  
者爲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

戊辰修史傳

三  
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樊源以  
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除祕書郎尋除著作佐郎  
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五事上之一乞蠲減  
婺源紬絹一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一萬五千餘貫  
月椿錢六千餘貫二乞照咸平紹興乾道寬恤指揮受  
納徵緝定每匹十兩三乞下轉運常平兩司豫蓄常平  
義倉備荒四其修陂塘五勸築百梁丁父憂服除知衢  
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龍  
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

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紹定元年冬移江東提舉歲旱亟捐廩捐直凡州縣窶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爲緡錢六萬一千米一十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又告于朝曰本路或水後旱或旱後水重以去冬今春雨雪連月飢寒交迫道殣相望至有一家七八口相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尙賒事勢益急有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寇迫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檄諸郡關制司聞於朝爲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除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四年霜殺桑春

戊辰修史傳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雨久湖溢諸郡被水連請于朝給祠牒二百道賑卹之七月盜起常山調池州兵千人屯廣信備之九月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望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十月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其末因言宰臣積勞成疾猶不避事乞上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厲率羣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五年春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奸貪決滯獄所至詣學宮講說勸書院貴溪之南

祠先儒陸九淵六月大旱列其狀于朝得祠牒繕錢綾紙以助賑卹疫癘大作勅醫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除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庾司事從之冬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眾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理宗親政除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吏卒並緣爲姦且抑州縣變賣公私苦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爲泉漳興化民

戊辰修史傳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患會知漳州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右翼軍本備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寇作唐石卽調之以行而賊悉平除祕書少監入見上曰卿久勞于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次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二年春除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

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  
眞所謂眞剛者當爲之事則決於必行不當爲之事則  
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  
一下合人心大臣亦宜體此惟以精神理大事上意欲  
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攬摭甫奏消  
天下讜直敢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繳奏不  
摘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時相  
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力  
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  
皆中下之戶一日講罷上問外間事甫奏惟履畝事人  
心最不悅又一日讀通鑑至漢高祖入關辭秦民牛酒  
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  
國以仁陛下以爲此舉仁乎否乎上爲惻然時朝廷以  
邊事爲憂起史嵩之帥江西將倚之和戎甫奏曰臣與  
嵩之居同里素不甚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相識  
舊矣昔趙欲將趙括其母言括不可將謂括少學兵法  
而父奢責其以易言之也彌忠每戒嵩之輕易有父奢  
先見之明嵩之之易於主和亦猶括之易於言戰今朝

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嵩之除刑部尙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誼難緘默嵩之除命終不與書行乃除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上曰日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它志翌日乃除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守富沙日賊六十萬湯中等又爭之清叟亦悔未幾除知婺州辭不拜嘉熙元年除中書舍人內引陳心源之說上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清叟與甫並召而清叟未至甫奏清叟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遣回轆使史嵩之除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楸由淮西而來韃騎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翌日除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修玉牒官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二年除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三年乃除兵部侍郎內

引奏江湖暴涌旱魃爲虐楮弊蝕其心腹強韃剝其四  
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兼給事中岳  
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十二年焚林竭澤珂竟從  
外補除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叩其問學淵  
源理義切磋之益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其一督府駐  
武昌孟珙赴歸峽孟璋孟瑛防拓湖湘而韃兵已逼鼎  
豐震動且當於沅江用官兵土兵與督府新調之兵併  
力提備其二我徒仗舟師彼反遵陸驅鐵騎以窺湖南  
未必不別以舟師出奇江面當如常山之蛇顧首顧尾

戊辰修史傳

四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三江西皆無限障獨臨江樟木鎮與豐城縣一江可  
守臨川則有鄧傅二社建炎嘗卻虜近己丑年亦有捍  
寇之力宜團結以助兵勢其四措置斥堠使邊面動息  
如在目前其五乞就朝行中擇習知形勢兵事者使時  
時條陳以資策畫其六宜下詔深陳往悔應口湖湘大  
家使之倡義勸率出力助兵其七分闔任重之人尤貴  
一心體國其八乞下督府令以棄城逃遁之名來上明  
正典刑其九中書之務不清由六曹長貳失職六曹率  
屬舉職可分大臣之勞其十流民剽劫宜急依區處四

年元日除權兵部尙書暫兼吏部尙書三月二十二日  
終于位年六十有七贈通奉大夫諡正肅遺文有孟子  
解後省封駁信安續志江東荒政錄防拓錄樂事錄及  
文集四十卷甫少服父正獻公變之訓謂學者當以聖  
人爲師又謂學以自得爲貴正獻薨以衰絰乞銘於文  
元公楊簡文元館之家塾扣辨往復了然於所傳之心  
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  
樂無涯勸講金華嘗奏陛下識精一則識本心理宗云  
精則不雜一則不二甫辨其爲此朱熹解字義而直欲

戊辰修史傳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君識心云

史臣震擬贊曰甫切於愛民所至有惠政謂史彌遠老  
當還政謂史嵩之不可相天下立朝正直無阿附心近  
世掄魁之有益世道甫一人而已然理宗方表章正學  
甫乃欲略去章句超悟心源豈其所見然歟

刑部侍郎徐元杰

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饒人祖安國嘗繼龔氏旣第威正  
本明宗之義言于朝歸徐姓父母伯仲猶俱存遂以一  
樂名堂文公朱熹書扁宣公張栻爲記其事元杰幼穎

悟誦書日數千言每冥思精索聞陳文蔚講書鉛山實  
文公高第往師之既復師西山真德秀紹定五年以詞  
賦冠南省廷對擢進士第一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  
公事嘉熙二年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奏否泰剝復  
之理因及右轄久虛非骨鯁者艾身足負荷斯世者不  
可輕畀又言濟邸當置後及主鬯久虛乞密定大計時  
諫垣蔣峴方力排濟邸置後之說遂力請外不許卽謁  
告歸丐祠章十二上三年除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以  
疾辭差知安吉州辭召赴行在奏事辭益堅淳祐元年

戊辰修史傳

聖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差知南劍州會峽陽寇作擒渠魁八人斬之餘釋不問  
父老或相語曰侯不來須與我輩魚肉矣郡有延平書  
院率郡博士會諸生親爲講說民訟率呼至以理化誨  
多感悅而去輸苗聽其自概闔郡德之丁母憂去官眾  
遮道跪留旣免喪除侍左郎官言敵國外患乞以宗社  
爲心言錢塘駐蹕驕奢莫若抑文尙質兼崇政殿說書  
每入講必先期齋戒嘗進仁祖詔內降旨揮許執奏及  
臺諫察舉故事爲戒語多切宮壺除將作監進揚子雲  
大匠箴陳告節儉時天久不雨轉對極論洪範天人感



應之理及古今遇災修省之實辭極忠懇丞相史嵩之  
丁父憂有詔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闕力爭元杰  
時適輪對言臣前日晉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  
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  
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  
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  
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  
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昕庭出命  
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

戊辰修史傳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  
未知其避就如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  
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  
於夷狄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  
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  
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誦上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  
下事經筵益申前議未幾夜半一紙去四不才臺諫起  
復之命遂寢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  
除太常少卿兼給舍祭酒駸駸向用兼權中書舍人杜

範入相復多延議軍國事爲書無慮數十所言皆朝廷  
大政邊鄙遠慮每教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筆揮涕書  
就隨削橐雖子弟無有知者六月一日輪當侍立以暴  
疾謁告

壽鏞按此下原空十五字無別本可資  
校補但查宋史袁甫本傳又似無闕文

詔除工

部侍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遽卒年五十  
二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謁左丞相范鍾歸又折簡察院  
劉應起將以翼日奏事是夕俄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  
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紳及三學諸生往弔相顧  
駭泣訃聞上震悼曰徐元杰前日方立螭不聞有疾何

戊辰修史傳

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死之遽耶亟遣中使問狀賻贈銀絹二百匹兩已而太  
學諸生伏闕訴其爲中壽且曰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  
過使之自死於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海  
而在陛下之朝廷望奮發睿斷大明典刑於是宗武兩  
學及京庠諸生相繼叩闕訟冤臺諫交疏論奏監學官  
亦合辭聞於朝二子直諒直方乞以卹典充賞格有指  
付臨安府逮醫人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鞠治旣又改理  
寺詔殿中侍御史鄭棗董之且募告者賞緡錢十萬官  
初品大理寺正黃濤謂伏暑證二子乞斬濤謝先臣然

獄迄無成海內人士傷之上悼念不已賜官田五百畝  
楮五千緡給其家

史臣震擬贊曰嵩之謀起復舉朝翕然嚮往之元杰首  
陳其不可公道復開元杰實爲之權輿君子蓋取節焉

### 寶章閣待制李心傳

心傳字微之隆州井研人寶慶二年以布衣補官詔入  
史館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言者去之添差通  
判成都府尋除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  
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書成

戊辰修史傳

四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會有狄難召赴闕明年冬復以言去奉祠霄上淳祐元  
年罷祠既復子之又復罷三年致仕明年卒年七十八  
所著成書有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  
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  
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  
九十卷詩文一百卷立朝論諫亦多切直初心傳父舜  
臣嘗主宗正寺簿以文名生三子道傳悅文公朱熹之  
學不遠數千里出蜀將從之游至則文公已下世遂博  
采力求盡得文公爲書而裒之以代面承蜀之會粹

文公書自道傳始世所稱李果州者也性傳亦第進士嘗參大政有名於時心傳最長慶元乙卯歲以明經薦於鄉既下第獨絕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許奕魏了翁崔與之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津發至闕下授之官又賜進士出身歷官至工部侍郎寶章閣待制其書家藏而人誦殆將爲我宋信史所就益遠矣世尊稱曰秀巖先生云

史臣震擬贊曰史臣自漢遷固後無聞焉至我朝而後有心傳該總通達遂成一家嗚呼盛哉

戊辰修史傳

四七

明徵書  
約圖刊本

戊辰修史傳

東發先生日鈔後一半卽其文集也別有理度二朝政要近又得其戊辰史稿乃其爲史館檢閱時所作列傳一杜範一眞德秀一洪咨夔一袁甫一徐元杰一李心傳凡六篇疑卽日鈔中所闕二卷是也先生所極稱者杜丞相其於眞文忠公傳謂晚節阿附鄭清之大有微詞與理度二朝政要所言互相證明政要最推袁正肅公而傳中稍不滿其論學今宋史眞文忠公傳頗采公文以爲藍本世有能重雕日鈔者當以此稿及理度二朝政要附之全祖望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